

大手笔

▲本期栏题题写 张景荣
(河北吴桥 73岁)

银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
扇撲流螢。天階夜色涼如
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。

唐杜牧秋夕書於己亥七月

▲书法·杜牧诗《秋夕》
上海 郭永鑫 72岁

雨過琴書潤
風來翰墨香

己亥夏月益蓋書

▲书法·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
湖南益阳 周共益 59岁

經書趣有永
翰墨樂無窮

己亥秋月益蓋書

▲书法·经书趣有永翰墨乐无穷
安徽合肥 许宗馨 72岁

孔子徑書脩身濟世
魯班技藝富國強民

孔子其評 益蓋書

▲书法·孔子经书修身济世 鲁班技艺富国强民
山东曲阜 孔令其 61岁

筆歌墨舞

▲书法·笔歌墨舞 北京 温贵有 64岁

掌上小说

王大炮其人

□江苏仪征 王树贵 70岁

我的爷爷在王庄也算是一号人物，大家都叫他王大炮。而我，就成了王大炮的孙女。小时候，我一直不喜欢这个称谓，总觉得有种调侃的意味。

我爷爷是有名字的，他是学字辈，大名学益。爷爷体弱，虽能识文断字，却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。地里刨食的活儿爷爷做不了，他只好想些别的法子赚钱。有人来王庄收粮食，他帮忙过秤记账，赚些辛苦钱。芦苇熟了，家家户户割芦苇编帘子，他便到外地联络买家，赚的是中介费。爷爷一手托两家，讲的是“公道”二字，有时候话语很直，王大炮这个外号就叫开了。

我不喜欢别人叫我王大炮的孙女，但王大炮对我的事却非常上心。有次，一位老师在学校旁边的草垛里发现一整盒彩色粉笔。全校都在查，到底是谁从教室偷出了这盒粉笔。我们几个常在那玩的女生成了怀疑对象。到最后，我竟然成了重点怀疑目标。长着大龅牙的校长找我谈话，说做了错事要敢于承认。我抿着嘴，不吱声，眼泪不停地掉。王大炮不知从哪知道了这事，冲到校长办公室就砸了一张破桌子：“我的孙女我知道，不要说粉笔，金子她都不会拿。你们再

冤枉她，我和你们拼命。”

王大炮一嚷，整个王庄人都知道了这事，这不是一盒粉笔的事，是名声。卖鱼的顾二夸王大炮有胆，王大炮轻描淡写：“怎么了嘛，只准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！王龅牙自己的姑娘也在里面，他怎么不怀疑？他王龅牙敢欺负十岁的孩子，我就敢跟他拼命。”即使我是清白的，也成了大家的谈资。对于王大炮的作为，当时我并不领情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王大炮却得了重病。早茶铺里的百叶包油条咽不下去，李记卤猪头肉也闻不得。他不想住院，说他已经没救了，不能拖累儿子。他离世的时候，我不在身边，得知消息时我已经再也看不见他了。爸爸清点他的遗物，大小纸币一大沓，近5000元钱藏在箱子底下，是留给奶奶养老的。这让我感到吃惊。5000元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，他怎样赚到的？他究竟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我看到的，似乎永远只是王大炮这个人的冰山一角。

这个王庄人嘴里的王大炮，活着时，我只是认得，从不曾理解。真正读懂他对生死的态度，对亲人的关爱时，我早已见不到他了。

诗风雅韵

惜花落

□山东惠民 郑玉平 62岁

柳线如丝似笔耕，微波漫荡野舟横。
窗开自在云千朵，塔锁逍遥风几程。
无曲不妨瑶月赏，非烟犹自碧流倾。
飞花自有牵心处，何必愁吟叹酒声。

观御笔峰

□湖南长沙 王志宏 65岁

盘旋蹬道入虚空，西海凭栏叹化工。
天子祥云浮怪石，向王御笔指苍穹。
写来六合阴阳秀，画尽千年将帅风。
悦目澹心人欲止，万山尽染晚霞红。

瓯江夜景

□浙江丽水 傅祖民 70岁

日暮西山霞似锦，疏星倒影漾漪涟。
苍茫水面梭飞燕，远近林梢乱噪蝉。
横笛牧童牛背乐，撑篙渔父棹歌旋。
华灯初上虹桥现，天上人间信有缘。

写给姥爷

□北京 王谦 50岁

田畴耕作长辛苦，老茧深经岁月磨。
五代天伦福未晚，九旬清健背微驼。
善良应自天然使，刚正无关文墨多。
叮嘱重孙学问路，不提名利只言国。

人间词话

蝶恋花·早归

□浙江上虞 张慧颖 60岁

野阔云低青嶂绕，飞尽沙鸥，剩下
行船小。雨笠烟蓑归去早，菊花窗下
相知好。

翻卷《黄庭》来学道，华发苍颜，由
得旁人笑。名利是非浑忘了，只将落
叶随风扫。

世间百态

摸摸儿子的头

□浙江海盐 叶生华 59岁

每年儿子生日，他总要赶回家。看着好长时间没见的儿子那么可爱，他总是忍不住摸摸儿子的头。

妻子生下儿子后他就去了外地打工，每月发了工资就赶紧往家里寄钱，嘱咐妻子照顾好儿子。儿子快周岁了，他向包工头请了假，坐火车往家赶。儿子周岁生日那天他赶回了家。看着儿子咧嘴笑，他也笑了，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。儿子不认识他，“哇”地大哭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，手足无措。第二天一早他要走时，儿子正睡得香，他想摸摸儿子的头，手伸出又缩了回来，他怕吵醒儿子，狠狠心出了家门。

一晃又过去四年，他还在外打工。妻子打来电话说物价涨得厉害，家里的钱不够用了。他放下电话就去找包工头，要多干点活儿。儿子五周岁生日那天他抱起儿子，儿子使劲将他往外推。儿子认识照片上的父亲，可父亲抱着他时，他又觉得这个黑黑的人不是父亲。他哄着儿子，伸出手去摸儿子的头，手掌上的老茧太硬了，

弄疼了儿子。儿子“哇”地哭了。他往手掌里呵热气，搓手皮，恨不得把老茧搓下来。

儿子三十岁时也做了父亲。儿子争气，三十而立，小企业办得兴旺。儿子劝他别去建筑工地干活了，可他闲不下来，说要给孙子挣几罐奶粉钱。儿子像父亲，也喜欢摸自己儿子的头。他看见儿子在摸孙子的头，就呵呵笑起来。儿子问他笑啥，他对儿子说，你也有白头发了。其实他是想再摸摸儿子的头，可儿子已经长大了，他开不了这口。儿子没听明白父亲的话，继续逗自己的儿子乐，他把手默默缩回到裤袋里。

儿子五十岁时，他老得腰也弯了。儿子给他端来一杯热茶，他说你也有白头发了，过来帮你看看。他伸出手，在儿子的头发上来回地揉。儿子感觉到了父亲的手掌里和手指上裂满了沟沟坎坎……

儿子跪下了，扶住父亲的手，让父亲来来回回摸个够。

散文小栈

沙棘记忆

□甘肃华亭 刘杰 57岁

记忆中，老家村子周围到处都是沙棘，我们习惯叫它酸刺，因为它的果实酸味重，且身上有刺。

在我的家乡，肥沃的土地都被桦树、椴树等树木占领，只剩下酸刺，坚强地在贫瘠的砂土丘和红砂石梁上生长。小时候，我不是很喜欢酸刺，因为它的枝条上都是锐刺，稍不留神就会被伤到。

我开始同酸刺亲近，是在上中学之后。我读书的中学，离村子整整四十里。每个周六中午放学，先在公路上步行近三十里，然后再走十里山路才能到家。每次回家对我来说都是一场同饥饿和疲惫的较量。近三十里长的公路，足以掏空我的身体，唯一的念想和动力就是山里的野果。野果可以填充空虚的肠胃，酸刺是最常见的一种。酸刺从七月开始挂果，差不多可以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。虽然吃

多了会牙齿发酸，可是没有它，我肯定无法坚持走到家。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，它成了我求学路上最难忘的味道。

有一次我到甘肃天水访友，朋友递给我一瓶橙黄色的果汁。我素来不喜欢果汁，可朋友坚持让我尝尝。我抿了一口，酸中带甜，清爽可口。朋友告诉我这是沙棘汁。沙棘？不就是酸刺吗？它做成果汁竟然如此美味。朋友接下来拿出的沙棘酒，更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孤陋寡闻。这酒是朋友的邻居自家酿的，我尝了一下，入口冰爽，回味无穷。微醺中，我想起了家乡的沙棘。小村在十年前已经整村搬迁，许多土坯房已经坍塌在没人的蒿草里，然而丘陵上的沙棘却已经扩展成广袤的一片，浩浩荡荡，气势恢宏。

我仿佛又看到了一片片橙黄色的沙棘果，我知道那是故乡的呼唤。